

卷之三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劄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几遞中再蒙罷賜台
翰運穀一事亦得蠲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
威方懼得狂率之罪於門下乃蒙一一記錄導達於
郡守背俾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
體國憂民之意驚喜之劇但不知洪恩厚德將何圖
報也淮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

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蓋旬日事體與節次申稟
略同其詳容備錄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黃陂
戚侯未聞來耗虜人十六日過淮餘衆猶在桑林遊
騎時至沙窩然黃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少異
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
持重聞其見散掠村疇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
抄前擊後靡不提矣仍聞黃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
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
舊行路尤為坦夷又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其地里
繪一圖來日附遞以獻庶見其詳耳

傳聞賊帥高千戶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
同知用人如此此成禽耳伏乞台照

二

某輒有管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懸瓠城
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
軍蔡帥設去蔣州之勢恐留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搗
其空虚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
易立不知可以密諭成帥否愚者之慮更望裁處

三

置中間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淝之役足以為報矣

皇天助順於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
有以見大御豐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
愚見敢效人之芹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
二將已入懸瓠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蔣汾淮遂無
軍馬具今虜之有蔡猶我之有合肥合肥退軍我已
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
恐成孤立萬一支吾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
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即壽北直潁昌陳汝二都
近連臂指入成侯遂據而有直取東都廬壽之兵可
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龍壽虜必不能安取合肥我

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為不
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益以成帥勢不加
強曷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却敵遂可廓清
中原效之力戰却之為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
之遠謀區區之誠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侯乃東赴援無復後繼江沔遂
虛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肥賊號四十萬
寔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特久以待其
弊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堂之陣未易

擊之決策攻心勢可必解况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沒
近郊蔡逼二都密而隸昌鄧壽我軍雖銳以數大都
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回蔡危而淮免無備江湖震
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蓋
非一處會軍采石盡奔上流脫有一騎奔衝勢不可
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間戚成二師皆已
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戾不能無望於行臺

五

某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眴之榮輒自忘
其疎賤累布喋喋於下執事既不以狂率為非而教翰

之賜至於再三其謙光蒙被於不肖之軀者至恩至
厚也如治糧運穀關甲之事仍一一委曲於從顧某
無初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舊特達之遇
一至於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
計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
以浼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婉畫之末但
感之激情不能自已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
盟之意而朝廷命令之下尚不欲明言再遣使華庶
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庶

首為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何等語而出於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為上供或寄徒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為退縮之計則合肥之後未嘗交鋒而王權為屯於柘臯李顯忠渡江而歸宜乎其然也如回以此為誘敵之計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而必付之以闔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之除而進取之計尚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於郵傳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帥之錄用過界剽

劫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於淮西成帥亦迫於君命不暇後顧捨蔡而援淮是棄投機之會而為連雞之棲也成帥方是襄漢而往戚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廟筭所處然如此而望恢復之功不亦難乎一頓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尚未聞臨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真廟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

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於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淝之後實係大事若我師尅捷則為幸耳萬一廝輿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為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色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虜失蔡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帥之軍直搗其空虚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尚餘昇平之舊而三軍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命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略有折馘之勲則驕悍之氣已微視其上以逸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於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闕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於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衄而益無所憚懲岳飛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
而歷古會戰皆以餘尸致歟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
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鄴王燮隸烏劉
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
未易絕杜充之軍不敗鑿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
以進退不一不相為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
敗歟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肥之役李顯忠不為無故且以孫安豐之眾不
已弱於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絕彼糧道樊
彼淮梁顯忠乃望塵引歸虜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

人心何從而安稽今之宜不可不問

一鄉之胡寇下甲維揚而東渡江寧耀兵九江而師
濟武昌今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淝受敵
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為先人制人之謀而
奔命於其後王朴所謂奔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
不幾類於是乎成侯之東荆鄂虛矣使虜出鄧之甲
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陵沔河渡非一在受處
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前後捷報尅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
守之乎近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

門迎納簽軍之追蔣守詒以不繫窮寇平時噉糠粃
邪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為
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寔恐因此絕其愛戴之心
不若不得之為愈也若秦高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
陳蔡二郡某劫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
臣初不問其祿廩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
不繼則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
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於
昔之諸將也平居暇日務為掊歛之政奴隸役之靡

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有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惴
惴然唯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
之期諸將之謀漕臣不與餉糧所向初無定所是士
卒與將帥為二將帥又與漕臣為二矣為今之計要
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
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內有所感外知所憚
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功廣平生王之復京師趙韓王
之興業初非大過而顏真卿雷德驥劾之凡令將帥
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辜恩至矣糾正其失

不能無望於執事

昨晚得黃州劉探捷報早上已嘗具申稟矣繼而有
一高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州之戰蓋因邵侯遇敵
而退復掩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
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尚介
立耳盱眙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
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
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尚或未敢輕動為今之計莫若
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間先人始因台對陳分鎮之策

即蒙施行既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為計如荆揚一帶
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少部
州郡不復能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
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黃安沔均
房等處覃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儲率建議罪無所逃
更望少加寬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
浼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之恩朝思夕
慮苟有一得輒欲獻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
效耳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為稱名號者在和日雞
籠山因糧淮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軍采石
未濟被掩士馬物故者眾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
憂過計觀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符
麤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
當要擊其後左右掠其芻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強
敵之顧簽軍一動可致土崩苟吾無以待之長江所
喪已半計生於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
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於江渚不若進據淮
西與劉錡之師左右相應絕其要領勿與爭鋒自然

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內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
攘狄澶淵亦有北道之眾釋此而求其退回未知其
或可苟彼兵挫而却復轉而西則舒蘄江鄂以來無
復橫草之限安危所繫繫唯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虛
更乞台念

八

傳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有可疑事而理或可信
夫虜二十年間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實未嘗所忘
也我國家待之之禮唯恐少忤其意一但遽弃前盟
侵犯邊境勝負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
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

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留則無所食暴露曠野
勢不能久則為去計者理或有之使虜自能悔禍渡
淮而北則為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某
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項駐軍於濠
泗使錡能因順昌歸順陳蔡尅復引軍直趨二京則
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
我師戰於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盜其舟楫此亦一說
也聞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失據則
運河可以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徙
而東於真揚通泰之間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

通州浮海而蘇杭則虜策之一奇也昨日某居鄉
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道山東事云海州蒿工已
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頗相符合此亦一說
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來而漢上復有
光化之戰竊以虜人以諸將之兵會於下流而建康
一帶未易可爭今安蔡之間方無重兵控制慮欲再
為此舉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東顧安隨如或進兵
棗陽或入安蔡非復橫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
一說也夫數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
不可不為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

事以便事留此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蔣蔡一路上餘一趙樽耳精甲既去所將尪弱萬一虜騎無幾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于弃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備知復如何蓋事當圖於未然之前不當悔於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矣怠慈下亮不勝萬幸

九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過感思無報無以自

安每有見聞輒欲上千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游辱台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予殆踰華衮之榮戴德之私不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真贗然某不敢不具稟知虜酋始在雞籠繼而和州克復其傳似有叙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肥侵蔡州其衆頗有肌色若淮塢糧道阻絕陳州順昌內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弃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絕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虜復造舟傳聞類皆不同恃當恃吾之不可勝

勝者妄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
華州潼藍二關已為我有中原斷而為二若吳侯下
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
可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既分矣伏
乞台照更容探問的耗別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益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
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
聞遼已復興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
為隄防慮有衝突之事安隨申蔡盍早圖之於此成

禽不可知也小官妄議國計乞賜台察

荅宣諭范機宜

下喻陳蔡之事今留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
為孤弱二郡勢不相及切恐為累反大適得黃岡許
簿報前日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
泣夫蔡為重鎮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
事已至是故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
復來必遭屠戮不唯誤一方生靈之命實恐絕中原
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其憤憤不平之氣其
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蘄以西絕無兵馬復蔡之軍

又去強半則數千里間空虛甚矣淮東之寇或為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可勝言者今之施為大謬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論之次告以此及之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一
某淮州貼復蒙都統司關甲五百副下縣中昨印荷軫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屯戍重賜以甲丘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感激銘之肺腑顧此一隅之重某疏狂晚進雖欲死

報恩德而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絕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塗說日以益異或云東路虜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然合濠泗而爭鋒窮寇似難為力運河海道慮或弃之虜之芻糧不患不給公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聞蘇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侯光化之捷我軍不可窮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宜深入敵邊通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恕

傳聞虜軍東及通泰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橫
 城守張萬敵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間孤軍
 殆難久立却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
 其無寇耳間蔡酋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尚可乘
 虛而擊不幸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
 勢吾軍不復可為不知吳侯之軍可復調否如鄧州
 賊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
 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沮過此而求善後無可
 為矣但不知劉夢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

蔡軍定須西犯商號二者皆我危道然恐非敵之所
 能為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若之甚難
 為後耳今也東道方給不宜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
 扣陳許諸州猶無謂也妄意塵瀆怒蔡是幸

某竊見虜人盡在江上濠廬並無賊馬進兵更可
 得爾但恐蔡州或能為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
 廬使蔡酋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
 可復守矣伏乞台照

三

某伏覩皇天悔禍元凶送死國家復讎刷耻之效冠

絕古今決策之臣功加方名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
易保功難我軍乘其內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
謂以我之衆加齊之半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為沐
浴而告者然便於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為知
兵巧嘗妄論兵權以為當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
之可勝是以尤當恃重以赴事機使彼可乘故當迎
刃而解若猶未也於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
謀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某時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

職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於營田
仰荷采納不以為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橫之迹為民
顯惠州縣猶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為營田不
罷不可以立尉司蓋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為盜賊淵
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職可脩軍罷而歸置尉乃
為急務顧此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比來未敢復言乃
蒙詢問下及輒敢條其利病列于左方

一古者宿兵絕徼多為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勤
士卒之墮也然而古之調卒益取諸農且戰且耕猶
易為力今之營田異於古之營田也強士以所不能

弃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於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斗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於兵則是二千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為錢五百營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直為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弃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營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為之佃戶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有無良之人樂於放縱一為佃戶遂可橫行於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平託軍校竄名佃戶以避追徧雖有盜賊寄跡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伍

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往不卹其軍料配茶鹽日有定計此及打請舉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於軍士名下剋除死損牛車亦令均備剝掠窩藏蓋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為盜尤不可容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往因公為私多招田戶侵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戶歲失苗米數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之間不知失幾百戶營田增羨無幾實何補於軍中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於田畝稍知

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見耕之產使為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閱歲無幾租入必羨於軍一竊聞營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今來軍馬調發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台民耕佃其田寬以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切恐未易出辦一營田之在諸鄉為害雖大而營寨碁布舍烟為頗翁集一旦罷軍而馬返或恐人烟空寫盜賊因茲竊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並令安業寬之如舊自可以此無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戶它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仿此非惟可銷盜賊兼免失陷官祖

某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却作營田上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更乞詢究其實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某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彼姦計候

我食盡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為復祇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絕無屯戍若令留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特南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蚤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為辭妄意及之乞賜台念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貢記室之問非敢怠也特以人微位下諠當自斂不自畏縮諛諛為日以猥穢之說躡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包荒不以為過不知我

者謂之何哉重自黜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驕惰私
憂過計必以我為微幸多事之人是以雖有寡聞不
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鬱如仰惟寵遇之
隆每蒙不賜誅絕奉頭鼠匿殆將絕於門墻雖少安
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為仰報眷予之意偶所聞若有
所擊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
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蘊竊敢言之竊以國家比歲用
兵之初寔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
將帥之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泛泛然如投無
鈞之釣求魚於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泥非

虜之計善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宋德虜惡貫盈
當人情危懼之秋內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
不渡江撫南淮而有之我無息肩日矣幸彼喪君而
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失此不
計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皆事在以前悔不可及
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
為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為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
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為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
夫人定之立豈誠厚於我哉良以國有內憂上下未
睦死首之敗政以無故興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內須

我待之有闕闕師出不為無名怒其眾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為謀者而吾邦不耻耻之憂猷之未遠使虜再至果能却之否乎古求欲以勝人以為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為今守禦之備當百倍於曩時前日之債政以長淮不守守淮之計廬壽為急以周世宗之略尚不能久處淮南蓋劉仁瞻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州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瞻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為不足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既不能軍遂守江面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虜悟

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於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儻救過已往吾非蚤計恐難悠久為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顧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於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若乏人為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訊報宋無若此城弃之不疑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尚或可為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前功盡棄虜徒守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伏兵

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于後內外
相應豈無成功汝鄧弃州而歸那復為上蔡地託名
援救寔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舉皆若此緩急寧足恃
乎劫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於用特以調發無當致
此紛紜復求忠銳不習之軍以為內援豈惟無補行
復悞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畏
虜之所畏祁漢王聞魏將之名即知魏之可取今日
諸將知復如何李橫傳選之徒於岳軍粗有聲譽廢
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弃橫於蜀將
烏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
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
是皆愚見所及欲以所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
事不以為謬而辱觀之惟所弃置焉不任區區戰汗
之極

上張宣諭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大業與宣王之所
以紹開中興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庸使而其一
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
良以四目四門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德意下焉以
導通人情五侯九伯所為取正四夷八蠻所謂馴服

非忠信士王之同德心膂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居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禮樂年遠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義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於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由言是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於萬邦為憲則雖匹婦不可以情得昆夷獫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之所本矣執事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薄代獫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所任吉甫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為

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為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却蕭劉之寇光華之遠於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恩渴而反之也來歸自鎬其所為告后者是必先以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咨詢有素決不寘之者也至於諸將之才敵謀之情偽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於鄙言矣切意諸軍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弃鄧之無所顧籍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綏後后之民凡若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已周知其狀矣嗚人情誤國計宜莫若此也今朝廷之上既

忘前日之始^殆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
及是言者縱及於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
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為憲於萬邦者願執事以身任
之也光華之美於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
有說也虜之未渝平也蓋美^每言其內亂勿交兵接亦
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
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
某竄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勛一言堂下
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聽者一邑
之賜於某偏矣輜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
於小雅者仰布於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為攘却昆夷
猷^和枕之從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國乘國政
事必俊為之矣非小子之佞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於魏則徒徒金陵得孫氏之所為廢興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絕江以北莫捷此途嚴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論無濟矣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密爾於魏都建鄴之徒徒端在於斯今之江南舊為吳地以錢塘為都邑則衢信洪撫為之衝鄉來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

南渡是鄂州兵十三萬聞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黃州去淮纔四百里淮流可涉絕無關津毀折黃民之居以為牌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虞徒益兵於江夏江夏背山阻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難無往而可萬一虜人復漢由間道以嚴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因進軍以傾衢信吾軍悉在其後寧不為都邑慮乎江夏之屯乃岳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阻水寔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建於武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於此東晉之

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於武昌足以明其險要某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大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淮牒^准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咨詢所不到惟當遵稟或笑以即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千慮小已未能一得思欲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歲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竊意議者之及於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覩其利而未覩其害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
務莫重於軍食飛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
田所耕足以贍衆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
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於曠騎民
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
調之於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曠騎則四方遊手不
堪田畝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於射場尚
若其事歐之畝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
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為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
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猶不足一

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
塞上饑饋不給姑且弃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
為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不聞悉使之耕倍
為程督士使能墾地如許寧能弃鄉井而隸藉於軍又
况國之屯田本緣捍禦關隘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
然扼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聚之
則奔命徒勞一往于田不可復教積年月習一日廢
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於水利固已耕耨于
中環以屯田寧不爭利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
則民必流亡在今少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

事無日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况本縣介居
大治烏能強挽之留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改立而待尚或間之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
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於蕭銑南唐墨守一隅未
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寔代王彥守邊聞彥
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某耳目之所接
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強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衆材用君子樂
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地雄其傑祖詐皆得而用則其國

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詰保身而已所與為國非小
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
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
成人材嘉祐元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
唐虞唐漢以還未足倫擬黨錮之過賢知放遂趨時
之事媿相競二宮播越職此之由紹興始元皇上
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興權臣柄朝媚賢醜
正岳侯之死世絕功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賢
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為何
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衰

其誰為之在時政之所行已爾今天下文武之士知
氣節者誰歟居君以讜正為村剛方謂之暴露脂韋
循默以為官樸得體貪婪狠愎世且才之天下滔滔
安於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為一律
論至於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憂乎難哉卒
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寘其官體傲其村暴捐
軀效命以為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位素心之所保
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為強死何補於事夫為待
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作日為循縮之
計氣不振下將惛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其

或可也執事以名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
剛大明國論朝廷為之一正姦回為之膽落今特節
以護諸將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
而區區之所為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強大而患和
吾氣之猶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
必也動人邪正昭明會與前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
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為者端不俟小夫
之論至於朝廷公輔未聞廟勝之略邊鄙之將或恐
長城斯壞士卒云情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
固志者以求免復之效是由鬪而身尪削而爭途豈

直不能具速敗而成債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
論謂旦暮且將有幽岐之舉士氣翫散禦侮其誰行
留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抹爭臣弗言言杞人之憂
寧得不過繩愆糾繆真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於
一言讜論回天士氣增壯人人有鄉功之志則賢者
不敢隱其策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
何有於寇讎康宣中興之臣益用此道令身任天下
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為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為天
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安有不亡之寇此先務也
惟執事急焉某位畀言高死罪死罪

論屯戍

某伏覩朝廷經制邊防使臣馬軍益戍夏口單家寨
聞深所未喻採之卷議為有二說或謂虜謀汚鄂欲
以為田開府助或云有失衆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
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虜圖汚鄂軍不足用
邪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為然
夫夏口之兵岳侯所用以奮擊於匈奴中者猶是人
也何不伸於今日况兩軍不相統一且罅生其間一
却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緩於武昌武
昌乃吳建都而王敦陶侃温嶠庾亮之所為督府者

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陳許
蔣蔡倚其後洪撫衢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
自淮阻浙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嘗出此以嚴豫
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衆不復可追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黃州
南渡斯須而至武昌筏筏黃之廬奚假舟楫縱吾軍
躡其後擊適致敵人於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
口南臨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于應
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
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於陽羅寔

為江漢之會陽羅在黃西數十里舊為權場捷徑蔡
之新自道分為二而南黃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
渡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
分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
若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道周今古於此固
當深知遼豕野禽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鯁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守官得接士夫
餘論切聞民維邦本本固邦寧為國勞民未有能固
其國者今茲假令東鄂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

事之秋坊祿曠官僅能書考可以羸民千有餘戶當
兵荒水旱之餘大治戰船治屯營於荆渚林木盡伐
後且餘年上沂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
治其私家俄被荆書夏口有屯營之後基鞏未立旋
令迎候大軍奔命疲勞不勝服其弊不知繼此之後
果然奈何湖右之民况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
稅戶尚不供仰食俯育之費何有於官比年以來虛
之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
為我氓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為先困邊民因而流
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

民或負芻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舊愚古之心未知
其可惟某官至誠體國循問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
承德意嘉謨啟沃莫急告勞冒獻瞽言惟所裁擇

論賊盜

某復有職事仰瀆台嚴謹按圖經本縣南北凡七百
里為鄉十二南唐之季祈三鄉縣大治大治為縣實
處縣中本鄉九鄉遂分為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
鄉壤地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隔越大治縣界百有餘
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
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寧

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廢罷
權場茶寇於此出沒五鄉殆亡聊賴今已數年某官
到之初盜賊尚未止息願巡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
難况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為隄防雖
寇盜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成兵營田
其間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為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
為姦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尚爾縱橫過此以還恐為
害有不可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
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
置尉金牛俾見本鎮烟火公事財則民有所赴懇南
鄉為有官司所費既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
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所安亦銷盜之一術也自非
大御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故某不辟嚴誅敢有所請
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行則執事
之賜也

上胡舍人書

某聞之盛名之下為難居天下之望為難副蓋士有
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民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
德而有其名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者
之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

盜名孤望安有不足者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廉頑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徒然哉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然而邪上下之情其所望於執事者可謂之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觀乎邊鄙則蕩而無脩問其糧餉則匱而不給外有強梁不測之虜日窺覷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

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於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強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為而敵人得矣制其命矣虜固貪頑無義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顏色固將先事而為之無厭之求必將縱於我矣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固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為坐困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以不審也以愚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禦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絕

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
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為善後之說所謀
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飭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
下為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昧前日之所為
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繁言之所能及也伏
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遷頸以俟皆
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
無間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知矣以為
中原不可復得強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為無
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耻必

雪國讎必報此萬事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
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為和議
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幸而存或至於
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為急天下循名
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
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
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
之策陳於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於天下執
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劉賈之言執事
蓋全而有矣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為天下

先則天下猶有可為之理寘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從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爾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不容於和親之際抱志以沒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所望屬於執事者之說陳於執事之前贄見之誠先人之志蓋於此焉見矣惟執事先王財察幸甚幸甚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於古嘗觀市賈而得為邦之道視

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事區乎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索它以種樹而及為邦予君小人至寥絕也至於理之所詣亦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於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占一物為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廉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駢闐于右弗慕也身之所問惟吾之所自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已十之人十之已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於出矣人收其用適

通其利出入既衆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為利其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它利而而易吾之所存積小而多制入於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焉惟利之求吾知之其德毫毛而喪山嶽也為邦而謀不素定亦由是已有人於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弃材雖巨非良不取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於陳梁楹楠門柱戾屐無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剝削之

斲落之室成而不愆於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時而取斲巨而為細任窳而為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胥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由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夏固四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為之時也有為而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却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屆市賈雖踐固將能笑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為政之規模有

不可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勾踐事吳少康謀窮漢高間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模有不可移者是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守邦之術得賢為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賢天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苟惟賢之為好則將有取於賢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是則小大必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

道者或親米鹽之役工辭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且任之以刑獄習於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賢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以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當各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為擬也共懷惟某官懷致臣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畯而簡賢能辰告遠猷所以為社稷計者為不鮮矣然而國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四夷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使徒以規摹之未定

而用人之未至耳信能奮發於此定不可易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不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某官圖之某歐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為事以為或幾於道故據其說願陳於上公政府之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於外侮而患或起於內訌何謂外侮戎狄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足^作國家無間外侮雖甚猶可為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

有智者不能為謀故為國之深謀在於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於其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於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并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戒不虞警軍刑固羅落敵雖强大夫何為者盜賊之興生於微細偷不已而至於暴小不制而至於大浸浸不絕將成癰疽議者以蟻虱眈之此患之所由生也朔漠之居^君篡其中^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睦觀釁之舉可為後圖視其規摹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

同知者上方兼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談之所敢盜
切聞廣西之寇侈獫四年凌鐵已誅王宣接起蹂踐
城郭踰十數殺傷官健不可毛舉非細過也而議者
輕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剪滅設不幸復有憑凌之
寇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於守禦智竭於邊防雖欲
討除力且不暇內訌之患夫豈無之况吾無江湖之
鄉風多剽劫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之間歲
數十發尉寺逃責勿言於縣縣且勿言於州州固弗
聞於朝而賊盜恣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
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

之吏往往結盜而為囊橐盜至固固則將緩之恣之
赦之告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足則玩法而輕刑致
疑而減死故今頑惡之盜在在悉有其徒狂舞自應
趣和而從之外侮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
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緩也議者以為可招而致愚
切以為落落難合何則凌鐵之死出於已降今日之
王宣既降而反自見反復寧能復降夫降出於畏威
今我何為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勲間者謀帥而得
妄庸愴譎之臣益將五百羸兵付之經略四方之人
聞而竊笑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也

竊意嶺海烟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
逆料漢馬奉四世當西羗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
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加相倍萬唐王式
征仇甫之亂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以多惜
費且天誅不函決而關東南征賊賊與兵多而功速費
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
事其論如此校然甚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
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為今將帥之臣誠能
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
猶為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

皆以為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尚為旰食王宣之
賊在今不為不熾非即受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
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群偷螳合內外憂給可
為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尚為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
患尤所當急不可以為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
無戎狄之警而中有北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足為深
患而我之官吏為其戕虛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
暴骨於郊原存者廷命於俄頃為之父母忍不知救
况當外難未弭之際足為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
夫中原之所為失其則不遠可為龜鑑共惟皇上恢

中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為賢人登進則內治而遠
安圖任舊臣夫豈無謂某官以天下之望為斯民而
起上毗于天子外攘四夷其道在於斯文某官固身
之矣眾賢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復王化之行斯人
之徒蓋翹首而須跂足而望某官亦不難之矣如今
癘疥之賊何足以為吾患失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
者之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懼人之莫以告也故
因贅見而略言之惟某年大略宏規固將以一天下
小賊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非以為儲
亦非散俾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爾干犯分干牘死罪死罪

再上張魏公書

某聞國之安危存乎相相之失得存乎謀有一定之
謀故天下無可為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
有行功業著於一時聲名流於百世者唐虞而下未
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
相有當為之事有不足為之事知所當為則所不足
為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為略其所當為所
不足為或至於紛如而并廢尚何當為之可及邪大
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此言為天下者必由內以及外也故君子正心

誠意而加於天下國家者必自一定之謀始一定之
謀立則是非利害不能奪好惡寵辱不能移上以正
君下以明民內以治百官外以綏外侮者舉無以易
吾謀之素定其於為國何有謀不出此上且無以格
君下且無以知人方且毛舉百事而屑為之則內訌
外潰之辱亦何所不有曾何安民禦侮之足尚哉故
曰急其所當為而略其所不足為真宰相之事也宋
自太祖之造邦逮先堯之紹統時有治亂世有
盛衰謀國之臣有邪有正然其所以為治亂盛衰者
蓋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

柄朝當群賢去國之後有聖君而不為將順之事弃
讜言而惟阿嬖之是取士風飄散典法蕩然致逆虜
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臨陵夷之
裕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鄉
士脂韋相上下之師旅驕窳是為黔首困窮將不堪
命州縣貪吝之吏方且刻剝而苛求之朔野之君篡
其宗國不徒自守方并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
然者嶺海亡命如雷化王宣之屬橫行縣邑戕殺民
吏浸淫不已未知為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內之則如
此其殆調發何自計謀安出而廟堂之上輔佐之臣

謀謨於堯舜之前固未窺其所處而議邊之禁苛細之法朝朝暮暮亦莫知其幾出也急其所不足為猶害於當為之事况當為而不為乃嘵嘵於所不足為既不可必人之為國何禁人之言所當為者邪秦氏之為幾而何不見於今也當秦氏之時猶為不可在時如此之急諸公顧欲為之何哉某為某官負天下之重名行天下之大道得時得位而澤未加於天下以為天下恨者非一年矣皇上好賢反席撥浮議而登公於朝則其所望於公者寧不若天下望公之切某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

相數月矣其所以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某官日新之政顧且闕然於下矣某細人也自惟無取竊惟先人右吏異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顧疇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言又不可自同於眾故此輒效四方之望而為公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人辟國措天下於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為者則亦門下小生區區之望遇此無足為矣瞽自言冒獻死不敢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書

上湯相論邊事

某竊見逆亮殲滅以來國家膏衣肝食思脩邊之計
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
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不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食
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
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所裁擇而
棄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一某聞之兵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

先為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略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矜矜邊人之語謂虜之謀入院者凡有三說其一屯田淮北使我困於飛輓而彼坐收其弊其二分軍並進以奪我之江流其三壓唐鄧而嚴蘄黃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說未足深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汴宋許蔡諸郡在形勢最為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成單弱往往分軍軼出覘我空虛我軍奔走而趨之其去已遠奔命之後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計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又皆若是日復一日懼難悠久某嘗

竊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列屯營宿兵嬰都分戍險阨來不與戰去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間暇不奔命於敵人非惟足以自坊而制人之術在其中矣敵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略條于左方

兩淮為北門屏翰盱眙濠梁寔當虜衝今魏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虜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淝為之衝合肥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吳時歷陽皖城之險要在議者不可不講中流為荆揚之要領虜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

銜在建炎間虜嘗出此以襲江西矣其地里比諸
州特近又坦夷無絕險宜戍麻城白沙而以黃之
舊州為重使與安陸之軍互相應接比緣兩淮荆
襄各有分域此道遂亢而不虞廟堂之間尤所當
慮信陽光州亦古重地可以藩蔽德安黃州然而
防托頗難糧運亦遠若以輕兵雜土人而守聚忠
義軍輩屯之亦可彌縫上游中國之闕而為之斥

候

唐鄧四戰之地在我與敵有之皆難為守蓋屯重
兵則糧運回遠輕兵則不足以自立然我失之則

襄鄧暴露沔北盡為敵境運輸屯守尤難為力如
欲堅守二郡則方成比陽之戍所不可輕似聞議
者以為無險可憑第欲填守唐鄧薄險要而保城
郭切恐用騎之地尤非我之所長

德安北接隋唐東黃南鄂西接荆鄧亦江漢間一
都會也其東北有三關之險道皆出於信陽而大
寨嶺為平易其南舊鎮直黃陂及舊黃州為不遠
西南侷落及德安漕舟屯泊之地泛瀆而下不三
日可達武昌鄂州雖德安屯軍亦在其後此不可
不虞者

荆襄上游之根本吳蜀咽喉之地國家最為要切
鄴來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既移戍於邊內鎮亦
弱由棗陽以涉賈塹趨荆南為輕捷晚唐黃巢蓋
嘗出此而內鄉順陽西接嵩洛最為襄陽要害亦
宜豫為之防

金房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荆梁之間一控阨也國
初征蜀嘗由此以藤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士
馬入蜀甚非良策今其兵力幸眾更望為之區處
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為調發
一忠義之軍率多淮蔡間人與虜結怨既深必能

盡力於我其將非武勇廉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
多自負其長不能彌縫上下故正軍諸將好攻其
短正須曲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糧餉不充
剽掠取資以此失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
朝廷熟議裁處

一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涇而入安隨二水
通流則轉輸無闕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水
秋水涸漕舟不可上通濡滯轉般費廣而中有不
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後及於民役民運糧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若為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

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於江口一歲之食必令及
春而辨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廟堂察之
一某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
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
縣之兵蓋與國兵為二一專為一專為戰則事集
矣伏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為重大軍一去
無復堅城夫矢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矣
某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健涉歷世故頗
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少賦賊入蠲其田租畧以陝
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之入自為戰制其勲賞一同

正軍亦嚴邊之一術也比年議者稍知措置保甲
及山水寨然初無豫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以
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龜錯之策似可施用於
今如蒙朝廷孰慮而急圖之使其塢壁壁粗立平時
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守國家既
收其用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為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
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為寒心嘗論沿江之
民習於舟楫之利如能蠲其徭役使水手自為團
結立之部假以舟船以時隸習而無害其農功使

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懈則數萬之眾可
以不費糧餉而集異時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
助也然此非廉幹之吏少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
辦也不然徒為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伏
乞鈞照

再上湯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百餘
里行商絡繹又嘗輸轉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
葛王舊號郎子郎君蓋華言所謂浪子者逆亮屠翦
宗戚乃嘗三以計免包藏侮迹遂成篡功之計亮入

淮甸時已僭號燕京能緩行者之家除亮苛虐之政
鳴鏑之事則為有以敵之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戶二
十七輩張忠彥久不受代乃因益戍而代之陝西之
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闊略從寬凡邊事所當
施為往往不俟申請而偽命已下故雖盜國未久號
令頗行其大臣惟張浩宋滿最為舊人其餘如蕭安
遠麻都監即健元帥二韓將軍之屬類皆拔之小官
不次而用蕭等皆佼佼後進知盜竊仁義以立聲名
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計非萬全不動雖非粘罕婁
宿等輩然亦求易敗嚴中原機會未有間隙可乘諸

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
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悅其上故如符離之後
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
淮南賊意而顧不知之雖以某之愚亦嘗為荆意督
帥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於私
意故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又如通和一事尤虜樂
為然不能屈辱如前未易成也況當講戰未定其間
何所不有又況今日之弱良以前日之和自古國無
外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生之所難故當有害而
無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以前此數事以為南北

之勢已成中原不可復得是乃不知義命之論徵功
輕舉又非計某謂方今將驕卒情邊障不修備禦之
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
朝廷所當慮者坊嘗論為邦之道自治為急敵之強
弱非所當問又况虜情頑獷易為驕怠我能為自強
之計政事修重材用名實不利刑賞有章則夫機會
之來庸有窮盡伏惟某官圖回鑒念為為天下社稷
無窮之計去十二月都堂新有勅榜頒陳邊計泄事
機之禁某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鉞今也犯此兩
禁以瀆上公未見顏色而言其為狂瞽愚聾甚矣然

微管未詳

次行詞字無意義
或曰詞字

某功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談靡靡徒麗心目事
功無補亦何堪用然拘攣諱忌又非士夫之節自非
在上者以天下為度心無適莫而洞照情者亦不足
與言也間者某不避僭越妄以邊事瑣屑干聽方懼
得誅絕之罪伏蒙某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既去雖
不及親足見其開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
下自負其心矣然此所陳事狀似談仇敵之美在蚩
蚩薄俗搖手知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輒露悃臆而索
言之者誠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體國樂
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為軟美之態此等情狀

下院說字

要字誤

功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哉如某又不敢
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虜豈為經久之計
以故忘其微賤冒昧而陳之耳詩曰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又曰人之為言胡得焉此言大人君子不間寒
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有狂狷而未芻蕘
之末論覆其瑕玼而勿為人所聞知此區區之願也
干瀆鈞聽某下情無任恐懼戰慄之至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於監車顧伯樂而一鳴立能為之
增價寒谷之間不生五種鄒衍為之吹律坐令和煦

虜衝於下虜衝下同

生春士之遇合於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
伯樂不值監車馬亦不鳴寒谷如故斃於車下廢為
不毛理所當然知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
致和其識足以空羣拔驥而我未免監車之厄處幽
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頓顙求伸廢棄於時亦其分
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為之秋其才雖不足以一日千
里至其自許猶不祇於駕駘然方困頓車軌之間谷
於窮寒之地有大君子以道光明於時開物之功鑿
裁之亮非直孫陽鄒衍比也又耻一民不被其澤樂
汲後進而為之吹噓不為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脫於

齊年好齊年

困窮之地此某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
謁於典客之前也某東嘉之鄙人耳大父某官於先
太師復有齋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棄諸孤
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顛蒙小醜曾無足以
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勉無師獨學無所依歸終
窶且貧不勉求仕鄉者奉祠竊食信為蠹耗太倉居
間得以讀書要為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切
思有以榮親其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文
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微所捐
弃士蒙一眄之遇則能立去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

倍未足為擬也為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踴躍陳書
惟某官財擇大幸蚤

與陳左相

即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寔相之
鈞錕動止萬福某荐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
陶之內都無弃物雖如樗散亦有瘿壺之用落落難
合終不忍捐某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牖間半面
之雅得之知識已蒙鈞慈睠眄之旨厚甚收召亡補
重惜其去行不旋踵而弓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於
古名德之相所有進豪傑之士者如此某小醜其何

足以當之願令英豪未聞盡用雖曰昭王致士先自
隗始旌顯卜式風士天下某人非隗式之賢獨蒙睠
睠如許緇衣之好將無士人之不宏乎竊恐不肖之
進賢者怠矣願回茲施推之賢於謀者庶幾周士濟
濟上格聖心以興底平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
甚某敢瀝肝膽仰干鈞聽某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
陋不能有所裨益改秩不謝大為人士所非今猶鄉
者之人才不加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已也
已具劄目仰告廟堂得蒙敷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
愛人以德鈞慈念之某前詣闕庭伏蒙禮遇甚寵請

廷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黃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
不東以為間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間冊拜只與
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顧不復陳素蒙知
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書詞候不敢自
同衆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右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伏遇元戎督視
巡陝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夙印嚴訟
遂獲一覘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縣
諸將迎見於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舫而坐酌

聲訟原本作聲訟無此字

以酒卮出示地苗雖忽忽拜違接餘論之不款然蒙
鈞慈札遇之意益不與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同
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於額者仰窺所以制服
諸將式過亂略參功微管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
藏亡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詞間之函從不復
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
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
以為近世之所為也敢謂精意人物不遺管蒯茲者
薦蒙命召寔出造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
非分得之祗深媿反顧今云云闕念之某既蒙特達

違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黃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
不東以為間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間冊拜只與
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顧不復陳素蒙知
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番詞候不敢自
同衆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右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伏遇元戎督視
關陝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夙印啟訟
遂獲一覘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縣
諸將迎見於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觴而坐酌

聲誌

以酒卮出示地岳雖忽忽拜違接餘論之不款然蒙
鈞慈札遇之意益不與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同
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於額者仰窺所以制服
諸將式過亂略參功微管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
藏亡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詞間之函從不復
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
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
以為近世之所為也敢謂精意人物不遺遺管蒯茲者
薦蒙命召寔出造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
非分得之祗深媿反顧今云云闕念之某既蒙特達

之知詞候之議不敢自同疏遠之士赤紙奏記啟冀
鈞鑒云云

與梁樞密

某一介寒遠前此雖印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
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於上特達之
知近所未有此風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
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於精意人物不
欲恩出私門人非識面不竢有求而舉初不之告自
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為度者有是事求之前輩政可
一二教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台豪傑之士某小醜其

何德以堪之廼者游被弓招又出造化則成之賜財睭
言感媿銘在心府余桐某間者入都材得再謁門下
仰詹鈞表以慰生平敬仰之私迫行雖一告違適當
謝客屬朝辭已越日不免留名遠去門墻每懷快同
自以間居遠外不當通記輦下達官故雖恩門亦廢
承問之禮及聞貳公之拜同左相

參宰稟目

絕不奏記隔年矣斗山之仰徒切下情伏蒙希世特
達之知必不以苛禮督過之也即日春晚暄妍恭惟
論道調元寅亮貳公夷夏邕睦有神顯相鈞候動止

萬福某仰恃憐憫敢有誠懇某屬者伏蒙甄陶引拔
猥以審察之命一時同召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顧慙
群彥妻伸終任之請仰荷矜憐敦促數四三公之貴
降意下士之末列茲事行之遠古為德之盛寂寥久
矣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內顧凡庸何可當
也矧士之求達人情所同如某厭於宰縣之難寧不
願為時用而復俊循遜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已
未誠苦乏感物之動曩者蓋嘗賜對幾有補於聰明
雖蒙采錄豪末之言又為有司折言沮格懼涉岷異
受爵不辭每一思之泚焉背汗上念聖主有作名宰

輔方相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以備使令俊又如林
固不乏用某腹背之毳無與重輕進脩一官竟亦何
補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微動九重有如所
感聽聞謂亦可為賢大臣致君一助某雖退而窮處
所獲已多况未為當世弃材不為無補於政此古之
君子愛人以德所為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前輩
進賢不進不已之意某褊迫之見尚願取其一端况
某久次食鄉負於之官道中被召因客異縣困不能
歸其眠視古人婦兒無禪不韞之窮不過是矣常敷當
上以有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羸數千

戶外應營築饋輸之繁內事戰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不以罪斥愧負已深代還十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劇縣其可以虛愚妄處之邪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食室家蟄蟄所不免者尚仰祿耳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一賜敷奏獲如鄙志其為終始成就大矣干瀆鈞聽某不任栗栗未階云

張樞密劄子別紙

不克上明年復用卒以前章抵之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翫常不以為辱往坐論流品獵取高往位事業無見為世嗤

鄙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頽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想間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所以上當王心下副物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非晚生寒遠之所側知然此任為不小矣宜當大有以填服天下非為人所不能為者不可也嘗某讀今日之事紀綱為急不庭為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強之術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

某狂易僭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吹噓之賜薦蒙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曩嘗薦對

對補祇冒寵章欲進趨起妻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
惇促數四所求迄未聽許矜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
召於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
交起趨召且乏桂玉之資窮處固無糊口之計困瘁
之狀不敢屢屢瀆尊令常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
間某以有上頌思旨難以車轍交政已具朝廷公狀
丐一相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特賜
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治寸祿一家免於倒垂之急
不勝大幸

與王公明

伏審光膺綸制填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慰功以
首善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
著者不居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
翼翼之化極于四方然後拔諸禁途引以自輔以服
天下之心邪某蒙睠異常茲叔父又得交政於大君
子聞之私喜明發不寐惟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
上接下百冗紛沓方叔祖之未至其為之者非蒞之
以嚴猛則或幾于近名軫瑣常才又所不到曲相承
奉怨起寒涼事君以忠難能彌甚比絕不聞二漢之
吏良以此予嘗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情可

頃至交政於有德

見何至乖違凡絕物以干名既為賢者之過依阿
散又非君子之所為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
遇事不苟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
跋及前人萬無是理某官回翔之久夙有政事之稱
處之裕如自其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翹想於恩舊
之門僭越輕狂死罪死罪某伏自拜違台範涉四歲
于今矣前時拜書自蒙枉答之後又復不敢徒以牋
記蕪塵聽覽其為仰山匪懈惟台慈幸察其衷某率
意輒以鄉邑猥事拜稟大非獲已天下酷酷久矣永
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戶酒

法行之於州閩中初不賦不錢今以田賦酒禁之弛
惟是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使之某始亦謂可省
私釀之刑詳之乃不大便酒額止敷稅戶郡中所以
處之不疑然而此法一行上戶必專酷糴之利中產
尚可貧戶但乾出錢亦欲為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
用單窳何能爭利於富家平時富家猶或強以私醞
賣與貧民况復真有田賦肆其衰歛衰必將自此公行
賦錢以率計之是為加一免役之賦民常不供常賦
則令未免督之以刑市人日得賤酷是益其過以是
為省刑罰將無百倍於前乎稅產移割之不時則又

有無窮之害溫地不宜秔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今種
糯必廣飲酒必多民餓且貧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
又未易單言晚唐有博徵之科以監與民易帛令監
絹故在也縣官已復權監萬戶之酷安知異時不類
是也為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某雖舊曾相
識然絕不詣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教
日間不免從卿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
請于朝散乞一言之重達此意於版曹漕使其為陰
德甚大萬告不以人廢言也

與劉樞密

某伏蒙鈞喻奏劄副本謹繕寫封納首劄上廟君德
在廟堂無可私行施既不付外敢乞毋示於人某被召
而來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
所感悟負於鑒裁淺慙反多矣如某世味澹泊素無
改官之望冒榮京秩寔出造化然而涓埃無補諠不
當受猶賴第三劄子降出辭之恐非人情寧受傷廉
之譏不敢不拜敢望鈞慈鑒念力為主張行之勿使
堯舜之民尚供無業之賦為施甚大某叨竊不為無
名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伏蒙鈞喻上同某狂妄無庸於恩地初無一面之雅會遇東鄂已荷特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被以恬不敢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為之目某非不知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感動天聰消埃補實累知人之明負負何言猶幸不失品題之意而已某之疇昔所以趨趨而不敢進者正為此耳冒榮京秩茲某平生夢魂所不敢到今也既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座之成就某者顧不大哉懼涉近名之累不敢復辭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嘗思為門墻計欲採今日薦某之失惟有多方收拾天下英豪

之士非某所倫擬者布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雖有某之玷不足言也云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茲蒙鈞衡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縣之寄慙顏如甲感切于心廿一廿二日繼詣府第請違少叙謝悃承以劉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俱不勝歎服此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行雖不獲詹望鈞表乃心不無悵快然而與茲偉觀在門下士與有光焉某僕僕而來亡毫髮補外補而度行已淹遲昨既朝辭不容更留輦轂之下度量事

親執恩座不得其職必非久留此者聖眷方渥殆將即日大拜禮成皆在旬日之外某留俟則固不可決以去就之請不免遂行引領崇牖不任依戀皇恐之切不以三公易介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况治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於元臣者義命之重惟樞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狂言僭瀆幸加寬貫某方待小官私謂不當無故通問宰輔自此起居之間必無由上達然某久次失祿邈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幸逃曠敗知將得罪無疑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

遽辭更旬月間恐不免有岳祠之請祿此陳稟尚望矜憐陶鑄以便其私飢寒而得衣食之資賢於萬鍾之賜矣某前日嘗草具一劄子欲以仰補聰明之萬一漫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又聞章獻之蹟泚水可以灌合肥累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有不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幾鈞察

與王樞使公明

迺者一辭墻仞絲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絕主書之問匪怠也謂當然耳船西泝畧獲迎拜道周恣恣立談遂成萬里之決決仰蒙恩顧情若睭睭焉者何物小

予而獨得此於衆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達不克詹望
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知常陰慙自何地
鈞用何如即日燁暑庚伏共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
自天降康鈞候動止萬福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陝
布宣君德撫綏戎夏宜當有以填鎮服人心尉安黎庶
施實澤於下者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
目茲盛西首歆羨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竊食
京廩雖僑客異縣甚窘而未及於窮餓者糊口之計
實為有所資仰矧惟改秩之望不萌胷次久矣得之
非分豈不知所自哉此意此恩何所論報比者侍郎

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惟小朝廷
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取無似側迹其間竊知
贊育甄陶在鑑錘中靡有弃物某小醜將何以稱仙
舟之望然渠池清泛其誰不欲跳躍從之况蒙咏苑
之私誼不憚遠所恨率於孤弱不得西鄉來迎見之
初嘗以此面稟矣受之如此不當顧行迹之間即某
當時可以參陪從騎縱公之不見面固將自贊請行
且三川多才寧少若某者公行永久想衮衣非晚來
歸溪白鼓皮固已為藥籠中物大治之何遲暮之
恨邪上負恩私不勝快快媿畏之劇蜀漢事難踰度

不敢妄有塵獻參相雅高人物之鑒喜於通達下情
敬恭不怠而重施之綽綽有餘裕矣天下寔幸

與王樞使公明

某自毗陵驛舍請違誨席兩閱年歲徒劇山斗之印
而跽伏村疇無從奏記主書中間叔祖侍郎嘗捧鈞
翰伏蒙賜問蹤跡欲以賓筵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
以受知門下類非人力雖有憊腐讒射無能間闕其
間曉注之隆日以滋至郵置之語未售蕪池之辟隨
之此意此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戚寄叔祖附
遞少叙卷卷謝悃數日計算意謂已闕聽覽經年之

後其人復以見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異達自此絕
意不敢復興拜書復之念自處疎外之地不識鈞慈
能諒之否某無似之蹟竟緣借重九鼎福唐丞相先
以邊鎖論薦自顧凡鄙無以仰稱所知待闕十年家
貧急祿又復前對無補只有叨冒閱歲有年七辭終
不得請丐祠不許悖促頻至而代者以過交期求去
不克強顏以朝蒙恩廷尉典書誠出厚幸狂疎且負
素餐之懼媿赦殊切寵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
顛秋澄肅共惟華輅徂齊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
動止萬福某比者伏覩抗章有請頗聞鈞用少失調

養不勝詹念惓惓然以天祐善人定應勿藥有喜雖
差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盪藥為望茲者伏審光
膺顯策進陟元樞秩視三公顧未足為恩地慶然而
文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
真夷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抃躍之私誠亦率
土溥天翹首之冀閼陝吳會各天一涯喻度既難某
不敢有狂瞽之獻乃者傳聞嘗聞出師之議此固道
聽塗說要此一着不容再錯虜情何若惟審處之為
宜儻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以騁無異樞使
身任天下之重願無貪欲速之功宏遠規摹毋俾終

潰于成則宋社蒼生之所仰賴某狂易僭越復有人
物之獻欲以仰報威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
資守鄧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
皆不喜于銜當路知之者寡某雖未之識然於朋友
之可信者聞之為詳有如鈞慈采訪廣博必能得其
為人拂拭舉之或備一鶚二鵬也人材難得毋蹈不
先之悔無以仰疇知己輕言是媿邈未有參侍之便
云

與王樞使公明

即日中冬作寒恭惟草輅同轅神天是予鈞候動止

萬福某春首齋安竊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實審關
鈞聽否還都竟出遂失嗣音依印門墻不祗川東斗
北之為顯也茲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衮衣歸有識顯
日徯中台之正其為慶非特門生故吏之惓惓旌
之東跋涉勞止未審次舍何許不勝翹跋之誠甚昨
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狀所之立微廬黃官
莊安集都不迨七百戶壽春賑業歸正亦三數百家
流移自占與容於大姓者蓋無慮三千五百家言之
覲顏誠懼不稱聖君過聽職秩皆蒙超次之寵雲川
剖竹尤為非據自惟無以取此於上寔由造化甄陶

之素故獲叨冒之牽聒耳心骨鐫銘言不盡意願如
吳興近輔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數易法度蕩
然府藏空空訟檄紛至縣簿無似強顏居之恐累知
人之明日有曠瘵之懼賴雲天之不遠幘幪猶有賴
焉願賜成絲無大之幸元圭造朝定須爰立以聖居
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平之基駸駸方立然而為
治之根本要在業臣之政正衆賢之多此事之難方勞
廟算某叨月下容之數謂此不可後耳敵勢見聞何
若料須已有一定之規模某諷度淮壖所覩人情事
力曾不若辛已遠甚大將號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

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啟沃告猷惟覲重之謹之而已人之患在貪官爵故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累故敢言之妄言愚瞽誠出狂奴故態樂以善告亦思報之萬一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漫以赤書迎候輔垣益近自此聲聞當日通矣區區慰拊之私未可以筆舌陳也令親陳聖功縣丞吳興見顧一書附頁并此申納未占覲侍履烏惟祈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勾踐揖怒螳之臂士為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於人心施諸功臣為有不格共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報効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於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

雪為之昭雪非真反苟非真反則亞保之禮不當有
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賄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
畀之恩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
使人知為子孫之利則為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
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典彝官其諸孫僅同
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於飛偏有
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興之成不過
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
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知功勤不已加於四子
斃於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於斯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
為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錄其後識者有
以卜其世祚之修短逆亮南寇胡人自為岳飛不死
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
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明飛不反公
議愆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於鈞重建言宸極在乎
謦欬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卿善之利矣某
鯁生晚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為將伯父參其
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為一言願飛已云何有遊說
徒為國家惜此舉措不厭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

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衆怒不若不為之為愈也行府信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負人人之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茲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徃徃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為善惟鈞慈潤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越次上千掌客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之禮優出倫輩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

有知而不言寔為負恩于下故敢輟報盡底蘊仰觸鈞嚴某昨饋輸信陽自黃陂而北地形平易寔所備覩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古之三關漫不復守作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寇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為可勝以待之如作落東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某自孝感而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黃既無師衆而德安弱如此使三關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蚤圖之切恐無以豫備不測萬一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之

相持別軍取汴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則
武昌夏口為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候侯之來為
區處否至於黃州一路去歲申稟已詳更乞鈞慈俯
賜照察干冒僭越不勝戰栗兢兢
某竊聞行府早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
急區區之見以為此行猶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
守德安東防武昌以須成候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
如幢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
師恐失事機愚瞽獻言感乞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可憂之勢矣事至而慮慮將無及及今先事數月不
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
戰豫為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
將送命於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
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某寒賤晚生
初無片善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過超邁等倫方當辭
違庸敢効人之碌碌以孤恩寵於黃扉之下顧敢輒
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於中者仰惟某官陳之
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絕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
熟思設為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燾之內均服茲賜

豈惟某一人獨被憐憫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
深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與汪參政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
歎然迄今四閱矣依仁印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
下人凡鄉也竊食樊楚得托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
意良辱殊非庶幾之所敢觀比恩此報何日忘之昨
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即欲僭具函牘詞
問興居而家貧乏人百冗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
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適辰不審鈞用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功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
以無敵於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
可立未有四者並弃苟安朝夕以待敵人之自斃而
事能克濟以終得志於中原者中興以來自為極弊
昔先大夫右史嘗為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
矩不素定安危付之一決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為朝
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彌甚國之兵力况加怯於
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為寒心喪氣
廢寢食而憂之也為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盖難言
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東西

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師宣慰非相公之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舉不幸事出慮表再暮之內劉錡東樊吳璘西蹶淮蜀為中流之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叅政相公威德昭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計可謂獲有所托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不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胡騎萬群颺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虛驚南徧北我師奔命之不給而四顧繫然亦有

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與數會此不可為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觀也大人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留固非所息情益某官鄉秉鈞軸視師襄漢適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寇跳梁邊鄙當時諸道負宿望擁重兵者奔逃逋竄之不暇某官談笑而却之如吳拱之弃襄陽自非力障額靡則上游之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變故之後人情安於故習某官力主大義屯田襄郢寔為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眾人之不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斷陽拜侍某官固已言之洞識幾先世所無有豈沾沾

口語可謂輕重君子不可固以非道公論行即自明
仰惟深造道真處之當裕如也某自歸鄉閉雖人事
日接塵空可厭而無在官後後之念始覺此身之為
己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適乃人情
之常何足為某官道然辱眷素至切感及爾敢乞鈞
照某窘於寒飢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
某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
車騎未發尚當取道丹丘拳拳之誠併圖西稟次

與汪參政論邊事

薄聞虜以重兵成許昌遣將攻皇甫個個軍無儲粟

援兵理不可緩觀虜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奸
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
得不以為虞光黃屯兵不多尚當益備不識麾下諸
將嘗有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
坐席接以溫言使人人自謂已親可以收其死力仰
惟寬慈謙厚於此端不待言某遠遠匪遙所見不敢
不盡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釣屏伏蒙謙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為過分
重以燕犒勤縛下情不勝愧荷之私自為一介晚生

初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顧遇如此遇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誘掖後進雖管蒯之賤樂就成之無所捐弃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為威美况能下下而又假之顏色寔為曠世希濶之事力振頽風知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為當今之士得所以歸為喜也忿忿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墻怒如飢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間遂闕如也忿憤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辱睨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

察之也即日中夏炎共惟浩養琳宮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迹仰託鈞庇切自夏初旋里即欲走介詞問興中偶家室暴病頗危愆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遺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私以權相軌邊庭備禦因茲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而已施之於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可見顧皆以愚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師

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槩見如罷屯田一事率
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此
獨士之細者又如議弃襄鄧退軍鄂處雖三尺童子
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橫雖少直辭取
怒然其議賴此而格况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
既去之思不殊台伯在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
不敢求見當路間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常為
某官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
言者以公於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於己故率
意而聘采之與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因以

非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
顧惟受知門下苟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
想不無時造屏著者切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希大者
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言某官守道
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謗生缺望理所宜然顯蒙之心
以為不若一切不見之為善也况為大臣方釋事權
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是非却掃
杜門謝絕郡縣小禮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某蒙被
眷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某官廉節
素高曾為作威德累在某出入門下聞之不敢不

稟鄉非廉兼容廣納雖某亦不敢也言伏惟鈞慈是監
是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某官至誠達道簡在
二官官台冊之頒相伊想係朝暮此士夫黔首引領而須者
參侍尚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為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留守明遠

竊聞北戎講解議定成可以覓目下之急在國家亦
一幸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
平居無事鮮能推賢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
之慮則必逡巡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切惟社稷
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畏著固無加於鈞望異時委

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祏之幸徑還國秉格天之業由
中及外蓋有不待言脫有事如前慮則今幕府部郡
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
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不豫察者
惟帷之論想已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於廟堂疏
遠之誠然猶有不能自已者妾陳璿借說散惟不賜厭
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
事者偷為一切之計充飢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力
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蘊
止之正君治國內清朝廷之下澤物人民填安華夏

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皆
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則趨時鄉背歌頌升平一遇
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說信美然寔非今所宜至如
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龜錯何承天之所建白
似可施之於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自
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於探討政府
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衆
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某頃自丹丘拜狀之後

踣伏里閭問便無從弗復奉

記籤典中間當以姪子公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
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袞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為旅
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衆人之後况小官待次
誼當自縮輒以姓名関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絕
主記媿負何言微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
切于衷雅蒙度外包容不必以此為過比者伏聞超
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膺眷方渥顧欲倚為社稷之
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茲事罕見詎
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某雅曾出入
庭祀伏蒙睽寵隆至詠歎喜躍易論哉然而區區之

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於衆者欲遂緘
默則思異時受和之厚苟為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
自屏絕故効悃幅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
之所為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陽掩覆恕其狂易
伏自某官趨拜歸詔始以十事要說九重雖古大人
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遲台席之正乃聞
尚綰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
明謨堂陞密勿萬微必有至覲至深非天下可得而
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
曾何取於文成房杜之門哉竊惟自更官制以來右

府不置大使間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躡為
之蓋前者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
在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為留處彌見從
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
為明良之會興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
焉雖無功名之心於所不可則當以禮為重雖古明
聖寧易是乎日者獻替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
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間宰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官固優為之不然
自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
日又一日勲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詆訾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為不益於人即今日以觀方
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棄堂下之說少加軫念所
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頽靡之俗士夫以言為
戒受人虛已居顯位者尤瑋難之某非以舊沐大恩
未嘗以言得罪仰知某官包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
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鑒其
狂簡也邪未見顏色厲切薰心牋牘常儀徒為塵瀆
不敢以此干汨伏乞鈞照未期待見伏乞若時體道
懋毓太和以為社稷無疆之休佇調中鼎慰此黎庶
不備

與汪樞使明遠

梅霖蒸潤共惟浩養琳宮優游里第天寶相之鈞候
動止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難進之風高視
前古仰惟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賢雖以
建功立事而聞人名士昧於幾微怵此空名失其所
守用招覆餗之累者其亦衆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
膚眷方寵中鼎虛席而能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
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雖雅不知我公為人
於此無不心服稱歎是可賀也雖然君寶去矣如蒼
生何疎遠狂生所以為時而喟也伏自鈞旆分正別

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專介詞問起居居嘗於便中
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
某以寒微不欲通名相府且謂旅賀無益不復上牋
後以淹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某不敢自顧形
迹竊嘗奏記仰替贊見幾之作迄不知浮湛未審果曾
干鈞聽否意者某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予
善人故非悄悄寒人可得而與微蹤滯若疏外愧負
多矣惟有拳拳之誠未嘗一人不在屏著之下也鈞
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
翔食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戰艦疏漕溝

閱步兵教強弩雖未必誠是然以人情料之必無久
和之理何者前時尊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欲
必隨要以信誓彼尚寒盟首事不以為難今雖屈意
如前間罅多矣大酋沈鷺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
必以我為厭於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
彼之事集他時大舉不為造端觀其篡殺之謀亦足
以見其謀慮之深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
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尚可過此奈何某官之去
闕庭德望彌洽袞繡旋返斯人蓋翹企而俟嘗論平
居少事從古難於用賢恐懼之求進寘若諸懷者其

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糧食猶可隨急取辦所深患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閑當事比之棋奕動民於靜故謂當局者迷項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勲業聲名隨輒掃地某官碩德重望為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契然於世縱公兼忘天下天下將即公矣均逸居間無非暇日是可益懋經綸之業稱量人物茲也其時無求備於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近來責人太備倫材不審位寘乖迥故不聞有適用之才某以為從故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絕利一源則雖

聾聵之人視聽猶十位之益以驅羊而使堯舜曾不若一小童韓滉掌監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搖未嘗旁睨而語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如此世寧有弃物邪今誠賢傑英錄它日隨才之用將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鑒所以收治之效者以其蓄藥良備且知所以為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蓋如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雞蘇稀苓有時而帝事之闡用乃見其窘然則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邪相公稱物觀人近同衡鏡而某又言之者寔有望於勉之吐握

而今華至世蔭二字
內多并保難解

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凝行如此公豈久外者邪
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賢退不肖下攘外
侮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旁觀者見事常審某
何敢自謂之知豈為蒼生直庶幾於大人君子而已
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狂僭
似教大匠之斲不敏之責亦惟寬而察之某歸自武
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閭閻曾無官守之責得以
修理舊學良有樂處然而姪皆已及冠食指猥多伏
臘不供久無祿食之助而令華官次尚兩年餘為吾
有殊殊若可累然思世蔭即不我逮盖未能無妻子之

畜以斯自處亦聊可以安貧雅辱睠憐故敢道其蹤
蹟未期承望凡為伏乞為時為道保合太和願俟袞
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為忽三見春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迺心瞻跋
朝夕以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克
上通後承牢讓機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聞
琳宮得請復固洪丞相因許教授僕附問起居既邈
不知浮湛府第逾遠家貧不辨遣力有同自絕恩門
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即日炎

惟茲凝行秋皆有信

夏憂鬱蒸共惟弭節維藩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切以宛陵古之重鎮於今輔郡之雄比朝重臣然往均逸茲地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替相彌綸之才誰踰公者剖符尚爾豈聖時求治意邪衮衣之歸想不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凡格之前嘗謂於民為親莫如守令令職卑賤制不由凡為民夏屋惟守能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其為守郡一也撫字之職寧當有二事哉邇來貴人守藩移於崇高之習養重絕物比比有之平易近民所未之見責以吐握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

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物接則於利病何所聞知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為姦發政動多過舉人情赴愬無所則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之道期之豈惟處己之過名社之寄寄寧不負所託邪樞相出視六師內顯樞轄待人接物尚乃溫溫其恭以此偃藩謙尊可相而見卷卷之望猶願常以周公自廣戒於諸公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間於其間矣比年理財諸公設為奉上之說侵漁至於竭澤郡縣習以相高至明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為國深計可為憂之所賴名臣力變澆俗嘗論下苟

信服財且不勞而辨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
即衰歛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某前拜番陽
稟目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溷瀆聽聞不知
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於金穀
之問則於其它孰不暇講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
揆之事勢寧之外邪在藥籠維幾多所采納以待適
時之用立邦家之基某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
誠好善某亦何敢怛怛怛至於此是邦

與汪樞使明遠

春間便中伏蒙荅賜鈞翰如待函席忻如之何然惟

丹丘請違忽復六歲引領墻仞有同川流不折而未
嘗不在東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
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也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
譽者尤為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蓋非衆人擬議所到
大賢居之固裕如爾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為有望焉
甚幸甚幸即日秋中鄉涼共惟黃閣燕清宜民豈第
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樗散之質曾無毫髮所
長固已絕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對冒榮京
秩顧惟學術淺陋而於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
悞天聰祇增媿惕寔王樞公明之舉其為矐憐推挽

之賜有所自来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超超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令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庭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龜勉此來叨竊覲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之待幸脫選調言之所無厭足久貧失祿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於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怜敢許冒臆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辨王樞雖

有大志朝中號為得君以某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邊防備禦羣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為無意於戰某嘗謂以中原為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為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執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生未相傾信而能勲業成就古未之有國力如是其能濟乎某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賓主道洽能為天下發一言乎某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於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衮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於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為斷使天下有覩焉

仰之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說舊相以
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令中鼎虛位負物望者
無踰樞相乃睽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
涉於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
財擇云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聖